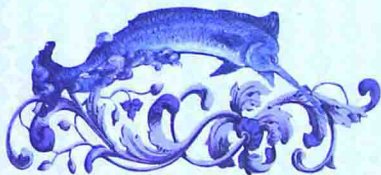


「朝内166」人文文库 · 外国中短篇小说

#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著

李育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内161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

#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著

李育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李育超译,一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朝内16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02-009100-3

I. ①老… II. ①海…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237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王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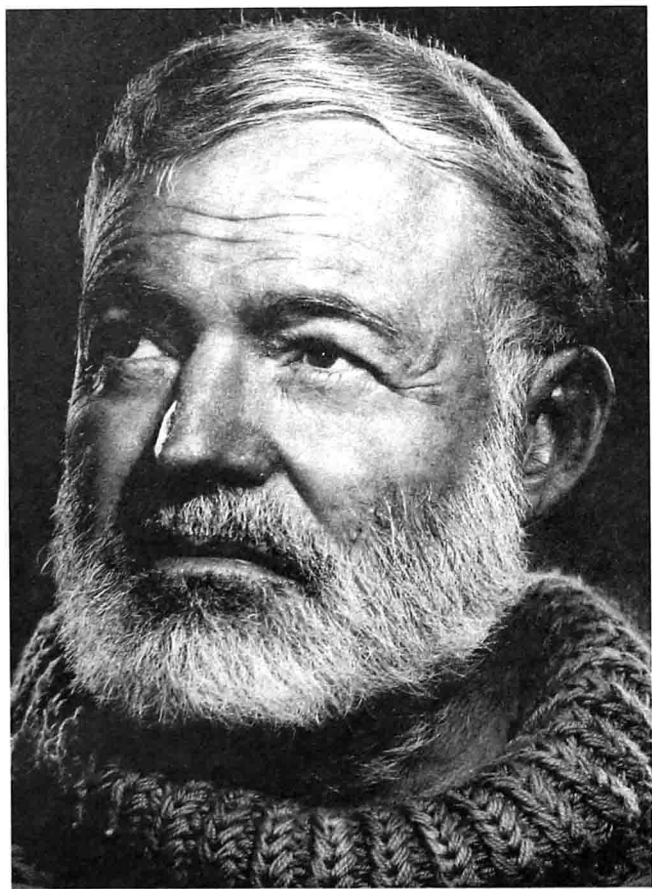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千字  
开 本 720×1020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页2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00-3  
定 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海明威

③ all of the sadness of the city came  
 suddenly with the first ~~and~~ cold <sup>rain</sup>  
 winter and there were no more tops to  
 the high white houses <sup>as you walked</sup> but only the wet  
 blackness of the street and the closed doors  
 of the small shops, the herb sellers, <sup>the stationery and</sup> the  
 mid-wife-second class-and the hotel where  
 Verlaume had died where <sup>you</sup> had a room on the  
 top floor where <sup>you</sup> worked.  
 It was so <sup>right</sup> flights up to the top  
 floor and it was <sup>so</sup> cold and I knew how  
 much it would cost for a bundle of small twigs,  
 three wire wrapped <sup>packages</sup> of short <sup>pieces</sup>, half-pencil length  
 pieces of split <sup>wood</sup> to <sup>catch</sup> fire from the  
 twigs and then the <sup>half dried</sup> lengths of  
 hard wood that I must buy to make a fire  
 that would warm the room <sup>that</sup> I went  
 to the far side of the street to look  
 up at the roof in the rain and see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 166 人文文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 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库”将分门别类推出，版本精良、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装帧也不强求一致。总之，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开放的文库。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五月

## 前 言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是世界上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一生共创作几十部短篇小说,情节多在具有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人物角色和主题变化丰富多彩,在许多情节和人物身上可以寻到作者的生活轨迹,窥见作者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从总体上描述了人生百态,刻画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语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海明威有“短篇小说大师”之称。

《老人与海》这部不足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向读者诠释了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人类坚不可摧的精神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古巴老渔夫,在茫茫大海上历经艰辛,经过三天较量,终于制服了一条无比庞大的大鱼。海明威在这里塑造了一个悲剧的英雄,虽然最终只得到一副鱼骨架,但他是精神胜利者,他说:“人不是



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表现出了“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和人类不屈的精神，折射出对一切生命的敬畏。

《老人与海》创作于一九五二年，是作者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问世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海明威热”，相继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老人与海》是一部伟大的、寓言般的现实主义杰作，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它的深远影响必将持续到未来的年代。

本书中的另外几个中短篇小说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他本人比较喜欢的作品。《弗朗西斯·麦考博稍纵即逝的幸福生活》取材于非洲狩猎，用简洁、含蓄的语言探讨了生命、勇气和死亡的主题以及男性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异化关系。《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讲述的是一个灵感消逝的作家和深爱自己的女人来到非洲，试图获得心灵上的洗礼和净化，然而他生了坏疽而最终死去的故事。作为一篇探讨死亡的小说，死亡的气息和死亡的象征物贯穿文章的始终，一个个蒙太奇般的旧日场景在现实中穿梭，其中巧妙融合了意识流手法，揭示了“迷惘的一代”对生存的困惑以及对生命意义和永恒的追寻。小说以明晰、干净的文体风格，借助于时空跨越、意识流、象

征主义手法、梦幻意识和内心戏剧等多种表现手法,形成了形式和意境的完美契合,从而被某些文学评论家视为海明威最有才华的作品。另外几篇中,《雨中的猫》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了美国女性无尽的落寞、无奈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白象似的群山》通篇是一对恋人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候火车时围绕女孩是否应该去堕胎而进行的对话。对于这篇小说,有人认为是一个可以多重讲述的故事,可以借由不同的前因后果进行不同的阐释。米兰·昆德拉做过这样的评论:“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背后,没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好像这出对话从世界初创之日起就在这里等着让无数对男女去说,而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无任何关系。”《一天的等待》讲述的是一个九岁男孩面临自己凭空想象的“死亡”所表现出的坚忍和勇气,传达出了海明威那无所不在的死亡观。这些作品都采用了简洁明了的对话手法,语言简洁而含蓄,充满象征意蕴,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剖析,读来回味无穷。

李育超

2011年9月

## 目 次

老人与海 .....	1
弗朗西斯·麦考博稍纵即逝的 幸福生活 .....	105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	161
雨中的猫 .....	204
白象似的群山 .....	210
一天的等待 .....	219

## 老人与海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一条小船在湾流<sup>①</sup>中捕鱼，这回连续出海八十四天，一无所获。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着他。不过，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男孩的父母就对孩子说，这老头如今晦气到家了，真是倒霉透顶，于是，男孩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很棒的鱼。男孩见老人天天空船而归，心里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来的钓线，或是鱼钩、鱼叉，还有缠在桅杆上的船帆。那船帆用面粉袋打了几个补丁，收拢起来真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的两颊有着褐色的斑块，是阳光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良

---

① 这里指墨西哥湾暖流，是大西洋上重要的洋流。起源于墨西哥湾，经过佛罗里达海峡，沿着美国的东部海域和加拿大纽芬兰省向北，最后跨越北大西洋通往北极海。

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上到下布满面颊的两侧，他的双手由于常用钓线拖拽大鱼，勒出了很深的疤痕。可是，这些伤疤没有一处是新的，和没有鱼的沙漠里风雨侵蚀留下的痕迹一样古老。

他浑身上下都显得很苍老，只有那双眼睛，和大海是一样的颜色，看上去生气勃勃，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跟着你了。我们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很敬重他。

“算了，”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走运的船，还是待下去吧。”

“不过，你总该记得，有一回你一连八十七天都没捕到鱼，后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吃不准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是孩子，总得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不大有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对吧？”

“对，”男孩说，“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然后

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气恼。还有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为他感到难过，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说些客套话，谈谈海流，说说钓线入水的深度，接连的好天气，以及各自的见闻。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整个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两人各抬着木板的一头，踉踉跄跄地一路走去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捕到鲨鱼的已经把鱼运到了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吊在滑轮上，除去肝脏，割下鱼鳍，剥掉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就会有一股腥味从鲨鱼加工厂飘过海港，吹送到这里来；不过，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为朝北吹，后来又渐渐停了，露台上阳光煦暖，令人感到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唤了一声。

“哦，”老人应道。他正握着酒杯，回想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不要我去弄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用了。打棒球去吧。我还能划得了船，罗赫可

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就算不能跟你一块儿捕鱼,我也想帮点儿忙。”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几岁?”

“五岁,那天你差点儿就没命了。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它险些把船撞个粉碎。你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一个劲儿地拼命拍打,坐板都被撞断了,还有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猛地把推到我推到船头,那儿搁着一卷一卷的钓线,湿淋淋的,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还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那声音就跟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上下都有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听我说的?”

“打咱们头一次一块儿出海那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刺过的眼睛打量着他,目光坚定而又充满慈爱。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碰碰运气,”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你还搭上了一条走运的

船。”

“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我还知道上哪儿能搞来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有剩下的。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弄四个新鲜的吧。”

“一个吧，”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一刻也不曾丧失，此时在微风的吹拂下又鲜活地涌动起来。

“两个，”男孩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会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男孩说，“不过，这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的心思很简单，压根儿不去想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谦卑。他知道自己变得谦卑起来，而且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我尊严。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他说。

“你要去哪儿？”男孩问。

“到好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打算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想办法让船主到远处打鱼，”男孩说，“这样，要是你捕到了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赶去帮忙。”

“他可不愿意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一只正在钓鱼的鸟儿，这样我就能让他去追踪鲑鳟。”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捕过海龟，那才毁眼睛呢。”

“可你在莫斯科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照样好好的。”

“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

“你还有力气对付一条非常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我还有不少窍门儿呢。”

“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就可以拿渔网去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下捕鱼的家什。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提着木盒，里面装着一卷卷编织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放在船尾，边上有根本棍，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没人会偷老人这些家什。不过，船帆和沉甸甸的钓线最好还是拿回家，露水对它们可不大好。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可还是觉得，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